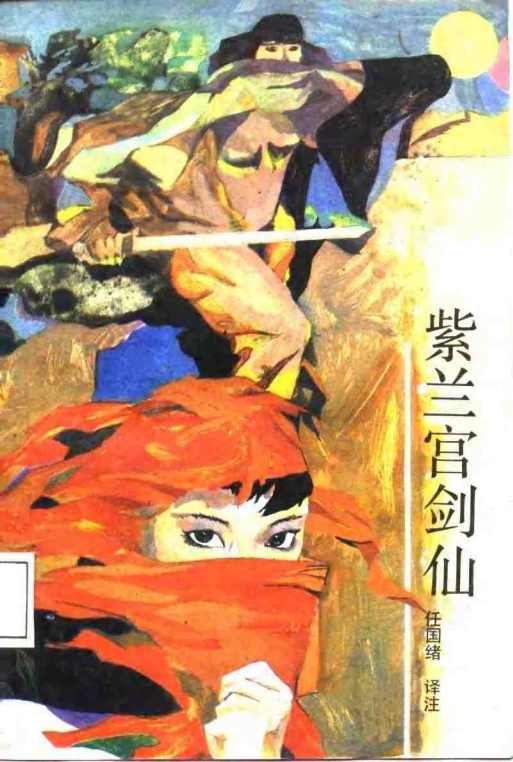




The illustration is a vertical composition. In the upper half, a figure in a dark, hooded robe with a yellow sash is perched on a rocky outcrop, holding a long sword horizontally. The figure's face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hood. In the lower half, a figure with long, flowing red hair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warm yellow and orange tones,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with a bright yellow sun or moon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painterly,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rich color palette.

紫兰宫剑仙

任国绪
译注

责任编辑：吕现仁

封面设计：张红凤

插图：李伟华

紫 兰 宫 剑 仙

(原书名《紫兰宫女传》)

Zilangong Jianxian

任国增 译注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 4/16·插页 2

字数：230,000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14

ISBN 7-207-00636-9/1·97 定价：3.80 元

前 言

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中，笔记小说也占有重要地位。

所谓笔记，实即信笔著录。历代的笔记，内容博杂，体例不一，凡名人轶事，故事传说，鬼怪神仙，史地掌故，物产民俗，典章制度，科学发明，以及诗词曲话，训诂考证，乃至笑话、对联、灯谜、酒令……等等，五花八门，无不包容。它较之正统的经史、诗词、古文，显然是一种琐屑芜杂的文字。自北宋的朱祁《笔记》一书问世后，人们遂把这种文体著述正式称之为笔记。

“小说”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系指肤浅琐屑的游说之辞，本不关乎文体。嗣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才用以指称民间轶闻。显然，在班固的心目中，这种“小说”是不占什么地位的。由于笔记作品中也不乏传说故事，志人志怪作品，且某些笔记的集子适为此类作品的专集，加之其体例琐屑芜杂，因而把笔记和小说联系在一起，似乎也可以从庄子，班固那里找到根据，这大约就是笔记小说这一文体（或著述体制）名称的由来。可见，笔记小说既不同于古代的经史、诗词、古文，也有别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艺小说。

我国的笔记小说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孕育于先秦，诞生于汉魏六朝，成熟于唐宋，盛极于明清。历一千四百余年，卷帙浩繁，类目错杂，急待整理。阅读一点笔记小说，可以得到审美

教育，增长知识，丰富见闻，陶冶性情，对了解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有莫大益处。

明清笔记小说的繁荣，既有其文学及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自身原因，又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从前者看，前代大量存在的笔记小说，为明清时代的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可供汲取的文化艺术营养，特别是六朝志怪与唐传奇，为明清笔记小说提供了直接借鉴的艺术蓝本。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

唐人小说草本，至明什九散亡，……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异，以为奇绝矣。……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剽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用传奇手法志怪，把传统的笔记小说作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叙事“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加之其书在思想内容上颇多民主性之精华，遂把笔记小说的创作推到了高峰。而在当时另一部有影响的《阅微草堂笔记》，又取法晋宋，尚质黜华，于志怪中加以议论，杂以考辨，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嗣后，模仿《聊斋》与《阅微》的作品纷起，遂形成繁荣局面。

从后者讲，盖有如下三方面原因：其一，宋元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要已远非正统的诗词古文所能满足。因而，被以往的封建文人所鄙视的笔记小说越来越为人们所注重和喜爱。一些文人的

创作笔记小说，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其二，明清之际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一定时期内，统治阶级有暇顾及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视编修大型的史书、类书和丛书（对清初统治者来说，此举还有安抚汉族知识分子之目的），广泛征集民间史料传闻，即使各种笔记作品得以汇集和流传，也使得创作笔记小说的文人获得了充分的写作素材。有些史书、类书、丛书的编修者就是著名的笔记小说家，譬如乾隆时期的纪昀，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三十余万言的《阅微草堂笔记》就是他的晚年之作。其三，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国外资本主义影响的日益加重，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带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文学学家等相继涌现出来，出于治学等方面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见闻、政见、读书心得及治学成果，随手作录，辑录成集，使笔记作品数量骤增。尤其是一些进步的作家，把笔记小说视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改造社会的一种工具，使创作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并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因而作品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他作家不甘落后，纷纷仿作，蔚为大观。

总的看，这一时期笔记小说的辑录编纂与创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明清笔记小说的划类，迄今尚无统一的标准。大体说来，包含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两类。前一类包括：（一）志怪、志人一类以塑造人物或狐鬼仙怪化身的艺术形象为主，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文艺小说味道浓厚的作品；（二）虽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但有一定文学成就的人物传记、传闻故事等；（三）文学性散文、散记、小品等。后一类主要包括：（一）学术性札记；（二）一般性杂记、应用文等，后者的价值在于含有许多翔实可靠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史哲与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

我们此次选编译注的读本，系属第一类作品范畴。以小说味道浓厚的志人、志怪作品为主，兼取人物传记、传闻轶事，少量收入小品、散文。大部分篇目选自《笔记小说大观》，择篇的标准以思想内容积极健康，情节生动，具有一定篇幅，艺术上较有特色为首要界限。唯对当时笔记小说的顶峰之作《聊斋志异》中的篇什，考虑到该书素为读者所熟悉，在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而目前社会上已有各种校注本或白话本可读，故概未入选。

这一择篇宗旨，也是有意把存在于《聊斋》之外的明清笔记小说的精华介绍给读者，以期引起对这部分篇什的重视，并给予恰当的评价。日前通行的某些文学史著对这部分作品，特别是产生于《聊斋》之后的仿作，颇多訾议。或讥其为“无聊消遣”之作，或斥其“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等等，未免以偏概全，只见糟粕，不见精华。以致于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某些同样题材、类似情节、相应艺术水平的作品，出现在《聊斋》集中，则被交口赞誉，在仿《聊斋》集中，就遭到冷落。一些深受《聊斋》影响的作品，虽已广为流传，甚而被改编为戏剧或长篇小说，家喻户晓（如《聊斋女传奇》等），但这些作品本身却很少被人提及。无庸讳言，仿《聊斋》作品从总体上说来，无论其思想与艺术成就，都难与《聊斋》相比，其末流也确实“流为烟花粉黛的记述”，“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但也应看到，其中优秀的篇什仍然可与《聊斋》比肩，把它们搜集汇编起来，仍然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读本。这对于研究《聊斋》的影响及整个明清笔记小说的发展也是不无益处的。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些优秀作品之所以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主要是由于某些作家能突破自己的阶级和地位的局限，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某些方面的真实反映。他们或者属于接受了时代的进步思潮的影响，

具有进步的文学思想主张的文人学者（如袁枚），或者是政治上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如沈起凤、宣鼎）。

对于作家作品的这种选择，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思想倾向——揭露抨击社会丑恶，表达赞美某种美好理想，反映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和要求，总之，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一些作品反映了明清时代尖锐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压迫、剥削。首先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其大小爪牙。揭露了诸如王侯贵族，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流氓恶棍，暴徒伙匪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的罪恶。如《倩霞》（《麻疯女传奇》）中就描写了一个残暴的藩王活剥女奴人皮的令人发指的暴行。特别是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都揭露抨击了官场中的营私舞弊，行贿受贿，执法卖法，陷害良民的黑暗吏治，如《龙门脔》中的洛阳令，《三姑娘》中的九门提督，《全姑》中的蕩山令，《书麻城狱》中的总督近柱、县令高仁杰等。在统治者敲骨吸髓的压榨下，人民群众陷入了苦难的渊薮。《宰白鸭》写出了贫苦百姓竟被推向代人抵死的绝境，而官府竟置若罔闻，草菅人命。其次，一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写出了明末清初由于镇压农民起义，清军南侵，造成生产被破坏，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妻离子散诸惨状，反映了当时的动乱现实。如《宝妾生传》、《韩五》等。某些作品还在某种程度上写出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与行为，如朱大祺严惩洛阳令（《龙门脔》），许元溥反抗清人统治，拒不剃发（《王义士传》）等。个别篇章，也表达了明末清初士人的亡国之痛。此外，一些作品还反映了明代嘉靖年间人民群众反抗倭寇的斗争，如《王长年》、《查氏女》等。

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礼教及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本质。明清时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极力提倡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妇女节烈，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压迫日益加剧。而受其迫害最深的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妇女。《小宵

传》描写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美丽女子，不幸沦为豪门公子做妾的境地，惨遭丈夫冷遇和大妇迫害，终于郁郁而死的凄婉哀艳的故事，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的纳妾制度残害妇女的吃人本质。与此同时，这类作品也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追求。如《补张灵崔莹合传》、《郭小娘》、《船女奇缘》（《麻疯女传奇》）、《桐花》（《麻疯女传奇》）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或者以死抗争封建势力的迫害，或者放弃仕途功名去获取自由的爱情，或者打破封建陈规，私订终身。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方，对他们的抗争与追求给予了充分肯定。某些篇什，通过婚姻爱情的描写，还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平等、自由的思想愿望。

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维系这一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在科举类作品里，通过各种不同的举子、考官的形象描绘，从不同侧面揭露讽刺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及其虚伪性。作品里有狗屁不通的主试，有勾通作弊的监考，有胸无点墨、高中黥示的纨绔子弟，也有满腹经纶，名落孙山的有识有才之士。《烧火三相公》、《程光奎》、《泄气生员》（以上《麻疯女传奇》）、《某太守》、《夕芳》等等，都有所反映。

描写豪侠的作品，情况比较复杂。所谓豪侠，在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中，本指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人们寄托了反抗恶势力的愿望。但也不容否认，某些豪侠也为统治者所利用，做为消除异己的工具，或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这样，这类作品中的豪侠人物，就存在着两种情况：或者是人民群众的朋友，或者是敌人；而他们所诛除的盗贼也有两种区分：或者是流氓、暴徒、伙匪，或者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诬陷为“盗贼”的起义农民。对于这种复杂情况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严加鉴别，选其精华，扬弃其糟粕。本书中豪侠人物大都属于前者，如“龙门鲤”的惩治贪官污吏，汪十四的捕杀伙匪，保护客商利益等，多属

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有些篇什还批判了恃勇狂傲的人物，讽刺那些徒有虚名，实则怯懦无能，而又貌似豪侠者流，如《秦淮健儿传》、《王黄胡子》等，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是非观和爱憎。

一些记载案例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种矛盾，抨击草菅人命的昏官，歌颂认真办案的清官，不仅具有思想教育意义，而且保存了许多值得研究借鉴的案例资料。

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歌颂了下层人民群众的才能、智慧和优秀品质，如智斗倭寇的王长年、查氏女，同情反清志士，代人服刑的王义士夫妇，帮助友人之子改邪归正的殷翁，拾金不昧的宝婆生，以及各种民间艺人的精湛技艺等。这些作品读来倍感亲切。

一些志怪的作品，情节虽不免怪异，但仍表达了较为严肃的主题，如剑仙紫兰宫女与何生的爱情遇合，就突破了一般人神一见相合的局限，揭示了其恋爱的思想基础——仙女对何生人品的爱慕。一些写鬼的故事，写出了人与鬼的斗争中人的胜利，其中还有对人情世态的嘲讽，充满了机智和幽默。

此外，某些作品还把专事经商之人作为歌颂的对象，表现他们经商的艰辛，肯定他们获利的合理。客观上表现了对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肯定。

某些思想内容上积极意义不大，但亦无害，而在艺术手法上有可借鉴的作品，我们也酌量收入。以便从不同侧面展现明清笔记小说的繁荣；从促进今天的小说创作来看，也是不无意义的。

在写作手法上，志怪和传奇是这类作品突出的特点。而以传奇手法志怪，使各种鬼怪妖仙都具有丰富的人类感情，这样既可避免文字狱，也可使人物形象生动，令人难忘。如许多花精、狐女、仙姑、鬼妻、鲛奴等，都塑造得栩栩如生，颇得《聊斋》旨趣。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作者们又善于借鉴史传文学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在材料的取舍、场景的安排、人物行动和语言的描述等

方面，都紧紧围绕突出人物思想性格这一中心去着笔。如《秦淮健儿传》中：

将归，饮于馆中，解金盃案头。酒家翁见之，谓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儿掷杯砍案曰：“吾纵横天下三十年，未逢对手。有能取得腰间物者，当叩首降之。”时有少年数人，踈于左席，闻之错愕。起问姓名里居，健儿曰：“某姓名不传，向尝立功于边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酒上诸英雄。”少年问能敌几何辈，健儿曰：“遇万万敌，遇千千敌，计人而敌斯下矣。”诸少年益错愕。

突出刻画了主人公自负、目中无人的性格。《焚琴子传》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紧紧抓住“善哭”与“善琴”这两条线索，将其怀才不遇的悲愤与亡国之痛，抒写得淋漓尽致。

逆下第，生遂弃诸生不为。登鼓山所谓天风海涛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声曰：“今天下将有变，得如余者数辈，委以兵农财赋诸大政，犹可镇定；顾乃郁郁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儿曹口腹者登廊庙而肉食，诚何为哉！诚何为哉！”

上面的例子都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不但突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而且传达出其气韵、神态。这是笔记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一些情节的叙述也大都质朴简洁，很少冗长的心理、环境的描写，而故事的来龙去脉自清晰可见。此外，丰富的想象、夸张和对比，也是这类笔记小说常见的手法。

语言的丰富，也使得作品耐人寻味。一般讲，笔记作品主要以质朴的叙述为主，但在大量志怪志人的作品中也不排斥其他手

致，这样在语言上就形成了多种风格。有些作者本身就是学者或诗人，戏剧家，语言造诣精深，他们能够把古代许多有生命的词汇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作品里，既准确洗练，又生动含蓄，而恰当地引用俗语、典故，诗词，又增加了典雅华赡的风彩。

结构上也饶有特色，篇幅长短自如，当行即行，当止即止，而情节丰富紧凑，交待明确，变化有踪，剪裁合理，首尾照应，总之是十分灵活而又严密。

笔记小说既然是封建时期的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和作者的阶级局限。一些作品虽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但还没有把这一揭露放在两大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斗争中去表现，因而尚未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对农民起义仍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斥之为“贼”；有些作品在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同时，以肯定的笔调描写了封建的纳妾制，在描写青年男女自由结合的同时，也描写了一男同多女的任意结合；个别作品仍杂有佛教迷信，因果报应等迷信色彩。凡此种种，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削弱了作品的进步思想因素。这是读者在阅读中必须注意甄别和批判的。

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二月

于哈尔滨

• 9 •

目 录

紫兰宫女传.....	I
芙蓉馆扫花女.....	15
郭小琼.....	26
小青传.....	33
萧点云.....	52
夕芳.....	55
补张灵崔莹合传.....	67
碧桃.....	87
看花述异记.....	95
喀雄	109
田螺妖	113
医妒	117
赵氏再婚成怨偶	126
龙门鲤	129
汪十四传	135
髯参军传	141
大铁椎传	147
剑侠传	151
姚端恪公遇剑仙	160

秦淮健儿传	162
王黄胡子	172
白安人	177
韩五	186
王长年	192
查氏女	197
王义士传	202
宝婺生传	205
殷翁	210
村氓女	213
智女择夫	217
焚琴子传	219
汤琇	226
杨老痴传	232
王翠翘传	236
口技	244
核舟记	248
九牛坝观剧戏记	253
良吏平反冤狱	265
县官断妻	270
“宰白鸭”	272
泰州冤狱	276
书麻城狱	279
三姑娘	286
全姑	290

奸杀新郎案	294
蓄谋杀夫案	297
雷州盗记	306
某太守	310
典肆盗案	312
老僧辨奸	314
奇孺	317
义犬记	321
义牛传	324
柳昇记	327
田卖鬼	330
钱氏女	333
假妖	336
假无常	340
鬼宝塔	342

紫 兰 官 女 传

山左^{〔1〕}何生者，富而好义。尝客金陵^{〔2〕}，遍谒^{〔3〕}同舍邸。一少年客居西室，首戴长巾，衣甚缙缕，而珠神玉貌如好女子。见人则扃户^{〔4〕}避去。何心仪之^{〔5〕}。投三刺^{〔6〕}，客瞰亡^{〔7〕}始来答拜。他日窥其室，曲突^{〔8〕}无烟，客坐绳床^{〔9〕}上，拥败絮而已。退问主人，客何姓，何许人，亦弗^{〔10〕}之知也。乃谓税居^{〔11〕}半载矣，值弗偿，不能复馆之。何叹息不已，意必避难而穷于途者。乃代为纳值，嘱勿言。间馈^{〔12〕}之金钱周恤^{〔13〕}之，客不辞，亦不谢。无何^{〔14〕}，款^{〔15〕}其关^{〔16〕}，则无应。入其室，无人焉。客竟去矣。床下有青布囊，启之，所馈钱悉在。深叹其廉，然心窃怪之。

未几^{〔17〕}，何还山左。里人诬讦^{〔18〕}其阴事，县官索贿赂至钜万，始得理。家由是破。遂南游于楚，称贷其故旧之官湖湘者，薄有所得。旋治任^{〔19〕}经洞庭之野，忽林间逸出一巨兽，红毛锯齿，当途而立，势将搏噬^{〔20〕}，莫可逃匿。倏^{〔21〕}有女子飞骑来，锦衣弓鞋^{〔22〕}，腰剑挟弓矢，即马上举足勾兽鼻，兽狂吼而奔。女逐之绝尘^{〔23〕}而去。

何虽幸得脱，而所驾马惊于兽，鞭之不肯前。不得

已，返辔^{〔24〕}故道，马乃行。

日已迟暮，不及宿，独止野庙中，不能成寐^{〔25〕}。夜深月出，起步庙门外，微颺^{〔26〕}拂面，隐隐闻笛声，悠扬纤妙。且听且行，笛声止而笑声起，则灯火烂然，甲第大辟，有掇^{〔27〕}华衣冠者迎门外。揖而进之，抗宾主之礼。何怀疑不测其由，乃征^{〔28〕}其氏族，其人曰：“君忘金陵西室之人欤？即我也！”何审视^{〔29〕}果是。因问向者^{〔30〕}何去之密，今何遇之巧，客曰：“余穷而遁去，投止于此。感君旧谊，故特相俟^{〔31〕}。”何讶其预知，客唯唯^{〔32〕}。语次，闻客腕钏触几频有声，何窃左右顾，而见其冠下微露鬓稍，心愈疑而不敢诘^{〔33〕}。客笑曰：“君疑我耶？日间马上驱猛兽为君除道者亦我也。”因探去其冠而云鬓见^{〔34〕}。何大惊，亟^{〔35〕}拜称谢，呼曰“神人”。女亦答拜之，曰：“吾雄服^{〔36〕}游戏人间，以贫自晦^{〔37〕}，遂不为人识。君独助我，故我亦助君。适以相酬，奚足复齿^{〔38〕}！”

旋顾谓侍者：“呼了奴出！”乃十三四岁女子，头作双角髻，短袄窄袖，秀若云霞。女与之语殊隐跃。了奴曰：“诺！”遂拂簷而去。顷之剑声映然，了奴已瞥下^{〔39〕}，反命^{〔40〕}曰：“毕矣！”

女乃命治餐，杯盘立具，极海陆之陈^{〔41〕}。夜向晨，何不胜酒食，起辞告行。女亦不强留，然眷恋之情，溢于颜面。有长髯^{〔42〕}奴控骑候门外，即何所乘马，装资亦在。

何遂别至家。家人乃言里人及县官，一夕死于盗，而并亡^{〔43〕}其首。问其时日，适何见女之夕也。始悟即了奴所为，愈感之。及理行篋^{〔44〕}，则益以厚赆^{〔45〕}。别一小匣，

铖^[46]甚固。启之，得小剑长三寸许，淬利^[47]如霜雪。试削庭前树，未至，树已断。划石，石解。意所向，掷剑，剑则往，已复还手中。盖“飞剑”也。何喜甚，宝之匣中。间出而玩之，岁余，剑首之环脱。其夜室中如虎啸，有白光拂牖^[48]而出，剑乃亡。何惆怅如丧者累日。

时近寒^[49]密雪。忽闻门外马嘶声，出视有骏马止焉，鞍镫悉具。疑亡而逸^[50]者，而鬣间隐系绣囊。解视，得莲花一瓣，书曰：“骑至即发。”并不署款识。何颇疑怪，而马数数^[51]昂首跪地，若劝驾之状。试跨之，则东南而驰绝驶^[52]，亦不知里数。

既至一处，莲花池相续如带。及第三池上，马止而嘶，不复行。乃见高墉^[53]袤延^[54]，立处当朱户。户内人语曰：“至矣！”户乃辟。有小鬟招之曰：“进！”何徐徐步入，遽行至内。则曲室银缸^[55]，荧荧发碧，黼^[56]帐中有呻而叹者。小鬟前白，曰：“至矣！”则闻铃声锵然，帐徐启，有丽人拥衾而坐，神韵酸楚。何逡巡^[57]审视，女也。女见何，讶然色喜，已而跃然起。问何奚^[58]以能来，何告以故。女顾侍者曰：“此必了奴也。”侍者皆点首微笑。顷之，了奴自外入，红衫翠笠，落花满身，鸦鬟楚楚^[59]，已胜雀翘矣^[60]。女弹其颊曰：“妹子招客，何得不告我？”了奴笑曰：“吾为姊病甚，趣^[61]召之，故不及关白。”女默然低首。已谓何曰：“妾相天下士，每不留盼，云翔电迈，颇亦自豪。不图为君缠绵至此。”于是与何为夫妇。

何以失剑告。女责之曰：“吾赠君飞剑，为君能用之；乃秘藏为弄具乎！彼乃神物，岂长处匣中？宜其亡耳。